



凡尘晓遇

专栏

隐入尘烟

□李骁

张大哥这一次是真的走了，享年68岁。

乡人老李，在医院是张大哥的送终人。那天下午，老李听医生说，张大哥可能挺不过当晚了。老李端来热水，拿帕子在他瘦骨伶仃的脖子上擦洗了一次，算是他在人世洗的最后一次澡。张大哥去世前几天的一个下午，他朝空中伸出两指头，老李迅速凑近他身边，听清了他细若游丝的声音，也明白了他的意思，原来是想喝一口老家的土蜂蜜。老李急忙回乡找来土蜂蜜，等蜂蜜水端到张大哥面前，他已喝不下去了，于是老李用棉签蘸了蜂蜜水，在他嘴唇边擦，也算是尝了尝人世的最后一点甜。

张大哥是一个守灵人，职业是哭丧，他患的是肺癌。医生说，病因或起于他长期守灵时的烟熏火燎，加上烟瘾极大。

单身汉张大哥在40岁那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在乡下当起了守灵人，二是有天晚上起来方便，遇到大风，嘴突然就变歪了，后来才知道那是轻微中风了。

认识张大哥，是在一个朋友母亲的丧事上，他哭丧，哭得死去活来，把朋友也惹哭了，兄弟姐妹也在张大哥的引导启发下，齐齐跪到母亲灵前号啕大哭起来。

我奶奶90岁那年春天去世，通过乡人引荐张大哥到奶奶灵堂守灵。张大哥很是敬业，几天晚上没睡一个完整觉。我心疼他，叫他：“张大哥，你还是要好好睡个觉啊，不然人怎么撑得住。”他很是感动，伸出鸡爪一样枯瘦的手要同我握手，手臂上的条条血管清晰可见，如拱出土一样的乌青蚯蚓。张大哥告诉我，守夜这么多年来，我是

第一个请他好好睡一觉的人。张大哥听了我的话，他靠在那把自己带来的竹椅上打盹，竹椅被他的汗水浸润得光滑发亮。那哪是睡觉啊，简直就是一只站着睡觉的鸡，惊惊咋咋中眼睛一睁一闭。因为长期睡眠不好，张大哥黑眼圈下吊着两个沉沉的眼袋。

张大哥和我的亲人把奶奶送到老家墓地安葬后，按照风俗，主人家与这种人是打不招呼的，让他们拿了钱后直接就走。张大哥那天也按照风俗，拿钱后自己走了。

半年后，我在城里马路边见到了张大哥，他正趴在一棵小叶榕前喘息，见了我，他微微发颤的身子以蠢蠢欲动的姿势准备跟我打声招呼。老家风俗说碰到张歪嘴这种人，不要跟他们打招呼以免晦气。我没理他，张大哥不死心，他居然喊出声：“兄弟，你好，好久不见了啦。”我顿时就来了气，谁和你是兄弟呀！我侧身就走，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尴尬。

事后，我又感到内心不安，觉得过分，不就是打声招呼嘛。哎，其实我也是一个多么虚伪的人，平时常教人要怀慈悲心肠，要对芸芸众生保持悲悯之心。可我对一个守灵人也如此冷漠相待。

我与张大哥真正熟悉起来，是他从乡下搬来老街租房居住以后，这样便于他接待在小城老街的业务。有好几次，他把乡下老家的蔬菜瓜果送到老街我父母家，也从不收钱，说是他老家兄弟种的，根本吃不完。

我觉得张大哥并不是一个晦气的人，他的心肠里有庄稼人的热心纯朴，加上他和乡人老李的亲戚关系，我和

张大哥开始了来往。

有天我和老李去老街找张大哥，在那逼仄老楼间的斑驳老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小广告。在张大哥光线阴暗的小屋里，他向我回忆他的感情经历。46岁那年，一个村里的寡妇和他同居3个月后，就嫁给了同村王木匠，王木匠的存款比张大哥多。

张大哥58岁那年秋天，他突然向众人宣布，他要在生前把自己的“追悼会”给办了，还要办得隆重一些。他挨个通知：“请出席我的追悼会啊，谢谢光临！”

我去出席张大哥的“追悼会”。驱车到了他老家村里，黑压压一群人，鞭炮声响彻山梁，冥钱飘飞。村里刘大嫂给我手臂上戴了黑纱，我怀着微妙的心情，来到张大哥“灵堂”前，给他三鞠躬。张大哥突然睁开眼睛，露出满口黄牙说话了：“谢谢！”那一刻，我拿不准，张大哥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后来我听见，张大哥在“灵堂”后真的抽泣了起来。“灵堂”哀乐过后，请来的乐队纷纷开唱：《爱你一万年》《恰似你的温柔》《康定情歌》《一场游戏一场梦》……晚6时，张大哥亲自宣布：“开席！”大家轮流给张大哥敬酒，他和每个敬酒的人感情都很深，一口就吞。当然，张大哥开了“追悼会”后，他和《非诚勿扰》里那个病人膏肓开了追悼会后的人不一样，那人去跳了海，张大哥“追悼会”后，他去洗了澡，身上搓下了好多的灰。

张大哥，你这卑微尘土里的一生，你隐入尘烟，愿你去天堂享福，或在白云里自在地飘。（作者系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能懂的诗

那时和现在的清明不一样

□黎强

那时。父亲从不缺席这一天，会带着我去到老家后山的坟地，给爷爷的坟奶奶的坟除草，垒土，点两支烛，三炷香，烧些钱纸，再放几串有哑子的火炮。烟雾缭绕中，跪下，叩头，双膝沾满黏黏的黄泥巴。之后父亲戴着斗笠，牵着戴草帽的我，回到堂屋八仙桌上，野葱煎嫩胡豆下酒，不说一句话，眼睛却瞟着后山的方向。

现在。我也从不落下这一天，也去父亲的坟头上除草垒土上香烧纸。点燃一支烟，放在父亲墓碑跟前，把一小碗老白干，恭恭敬敬地满上。给父亲摆摆老家小溪河鱼虾多了，城里到乡下的老屋，自驾二十分钟。或许，父亲并不在乎听见这些，但我却深信父亲看得见这场纷纷清明雨，从早到晚，像我小时候摔倒的那个杏花村……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金融作家协会会员）

清明

□李举宪

春天还继续在走
沿着一朵花的路径

这一天，我们记住了
也许父亲也记住了

他会趴在草丛里，偷看
看他最喜欢的幺儿，来没来

他曾把那些寂寞时光搓成绳

一生牵挂别人的人
终于有了别人的牵挂

也许这就是回报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地之大

□李光辉

当我行走在大地的时候
我才真切地感觉到
大地的广博
就像曾经的母爱一样

无论我走到哪里
在我心中
总有一个地方
让我难以忘怀

那是一个小土包
长满了各种野草
里面埋葬着
我逝去的母亲

这里地处山野
距离城市很远
却是我的世界里
永远的地标

很多时候
我行走或者奔跑
都喜欢把脚步放得很重
去叩响沉睡的大地
就是想让母亲知道
我们一切安好

有的时候
我在无意中
会掉落手上的那串钥匙
溅起金属的声响
就是想让母亲知道
家里依旧正常

有的时候
我也不小心
会掉落手上的那个瓷碗
摔出满地的哗啦
就是想让母亲知道
生活仍在继续

直到清明时节
我来到她的坟前
用力插上一炷心香
我仿佛看见
土地感到了一阵疼痛
如同我埋葬母亲时的痛楚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四月·清明

□吴凤鸣

（一）
一个节气
凝聚了春天的气质
清洁又明净
蓬勃的声音从遍地草叶中蹦出
拔节、疯长
试图一决高下
却又在春风里温和着时光
鸟鸣声声起
看一季蔷薇开在阳光里
醉了我的
是你一世的香氛和痴情的目光

（二）
走近你
也走近了那些锄头和背篓
种下的瓜和点好的豆
它们总是识得母亲和父亲的好
被祝福过的生命
在清朗的空气里绽放全新的意义
寄一些感念予这个时节
四月，便多了一些芬芳的记忆
有我，也有你

（三）
雨如约而来
竹香在雨雾中弥漫
幽思渐浓
一些慈祥的面影
在迷蒙的雨雾中庄严又亲切
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刷新重组
生成新的感动、愉悦和幸福
还有什么不尽如人意
此刻，你都可以和盘托出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